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新刊繡像全圖施公案後傳卷四

第五十一回

賢臣遣小西送帖

天霸尋王棟出城

話說施公由德州城內拿住了飛腿喬三就地正法。誰知喬三的二兄弟逃走至黃隆基的小舅子家裡看官。道黃隆基的妻弟是誰。此人大有名頭乃千歲宮中一名省領他兄弟現稿納的州同文借著哥哥勢力就無端作惡欺壓良民通官交吏無所不為心傲氣雄此人姓羅名叫似虎人送了個外號叫作惡閻王。那日喬四給他送了一個信去哭訴其情。惡棍聞聽此信口氣的倒都有心合施不全作對替姐夫姐報仇估量着施不全勢力大他乃奉旨欽差猶如皇上一般走動官役圍隨到處官兵擁護勢派不小難以下手欲待不管恨之有餘無奈寫書一封差人上京送到首領哥哥那里給他姐夫報仇他哥哥轉求千歲在聖上駕前奏言施不全過惡不過是求其歸罪於施公方消此恨若遇機會好報此仇且不言惡徒羅似虎再說施大人自從離了德州轉牌早到景州大小官員忙接欽差排開執事兵丁衙役接出城外文武跪在兩旁各舉手本自報姓名頂馬施安傳話叫他們起去到公館中伺候眾官聞聽平身站起兩旁分排讓欽差執事頂馬轎子過去這纔一齊上馬跟隨欽差前護後擁進了景州城裏時來到公館滴水簷前落轎欽差下轎進內淨面更衣吃茶不表且說眾官不敢入內將手本投遞長隨接過入內去不多時出來高聲說道大人吩咐眾官免見明日在州衙伺候辦事眾官答應各自散去且說施公在大廳用飯已畢閑坐吃茶郭起鳳王殿臣施安等在廳外伺候內中惟有黃天霸關小西他二人在廂房用飯已完也是閑坐吃茶為何他二人不在廳外伺候呢有個緣故關小西是自己投來願自効力並非銀錢買的奴僕二來又有幾次功勞黃天霸乃是施公親身請來幫助的賢臣這次入京引見聖上保舉他們還不定封他二人什麼官爵故此不比尋常閑言不叙且說施公在廳內叫聲施安長隨答應掀簾進內在一旁垂手侍立施公說你去把黃壯士關壯士叫來我有話說內司答應出廳不一時把他二人帶進來他二人在下面纔要行禮老爺把手一擺二人平身一旁侍立賢臣叫聲二位壯士本院叫你們不為別事因本院當年有個同窗契友此人乃中堂王希王老爺的族姪名叫王平現在陝西的學院原係此郡人氏他的父母俱在本鄉居住我今有一拜帖關壯士可去一投黃壯士暫與本院叙話免我在此發悶關太說小的願去討老爺示下不知此人住什麼地名施公說去歲王太老爺差人下書到京書上寫着在此郡王家宅居住再者你看門前有棋杆棋進士匾的就是他家關太回答小的知道施老爺忙將書字遞與好漢小西接過出廳而去黃天霸在一旁口尊老爺小的想起一件事來施公說什麼事天霸說小的先同王家兄弟在一處居住聽見他說過有個親娘舅乃是此處一家財主此人有名的丁太太保我想王棟不辭而去或是往他舅家來了。我小的意思要想找他問問他不辭而去臨陣脫逃的緣故看他怎麼見我不知老爺準與不準施公這次待黃天霸不比在江都縣之時乃是聘請前來怎麼好意思不令他前去再者此處在州城之內驛館之中許多兵丁衙役伺候也無用他之處至遲不過明日就來後日就可起身大畧不至誤事二來也是合該有禍事施公不教他二人離開焉有這場險禍且說施公聞聽天霸要去我王棟沉吟了一會說壯士既是要去見着王棟也不必浮躁雖然走了于七也非一人之錯他如願意跟官呢你只管同他回來見我施某這次進京自然是要保舉他

如不願回來呢也就罷了壯士千萬早早回來天霸回答曉得言罷轉身出來不表且說施公打發天霸去後天色已到黃昏館夫點上燈燭老爺獨坐看書施安一旁侍立霎時天交初鼓施公心中惦記明日到衙內查看各案招稿眾官並無病弊虧空好進京交旨忠良心內一爐合上書本吩咐施安打鋪安歇內司答應說回老爺早已鋪設妥當了賢臣說你去吩咐他們小心火燭門戶要緊施安轉身出去告訴了館夫把門閉好自己在外間屋內安歇不表施公息燭上床心中因倦朦朧睡去不多時天交二鼓心血來潮似睡不睡忽聽門外有嘯道之聲不知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忠心感神聖托夢

州衙看案卷察情

話說施公自小西天霸去後書房獨坐看了會子書施公息燭上床似睡非睡忽聽嘯道之聲鞭板鎖子連聲响曉施公在夢裡心疑說何處官員半夜來臨想罷閃目往外觀看但見一對紅燈走進門來後又進來兩個人打扮格外異樣右邊的穿戴烏紗圓領羊脂玉帶足登粉底烏靴手執牙笏按背侍立四品補服眉清目朗白面長髯黑如墨右邊那個年紀約有七旬兩鬢如霜臉上皺紋如雞皮額下鬚鬚賽如白銀頭戴萬字巾一領繭綢道袍青線衫領腰繫絲絛紅緞雲鞋素綾白襪手拄一根過頭拐杖笑答可掬施公看罷更覺納悶心內沉吟不像吾大清之人左邊的一定是有職分右邊的好似鄉民又聽見外面吵鬧估量着是衙役三班人等心中正是不解只見二人行禮拖地一躬口說星主北事但求施展才能說罷又見那老者用手往外一指進來了個當差的人左邊手內提了一面鐮右手持鉞將鐮連打了三下從外面又來了兩物扑進廳來施公閃目留神認得是兩隻綿羊往裡魚貫而行見脖子上帶鐮腿上一帶鐮少皮無毛腿流鮮血望着賢臣兩隻前爪跪下吡吡不住叫喚把頭點了幾點如叩頭之狀賢臣不解其意纔待要問老者忽見那鐮裡頭跳出來了一物細細是個耗子一尺多長灰色毛皮跳在羊背又抓又咬急的那羊亂跳亂竄賢臣一見心中大怒路起身來兩手扎殺着哄老鼠又聽門外一聲咆哮躡進一物來又像驢子又像虎竟奔忠良要境而來賢臣唬了一跳栽倒在地又聽門外風吼聲嗚嗚嗚躡進二野東來賢臣雖倒心內明白閃目留神原是兩隻猛虎黃白二色賢臣估量着命難保守那知猛虎竟不扑人剪尾搖頭竟撲怪獸而來兩隻虎按着怪獸又抓又咬登時怪獸命絕兩隻虎竟進內間屋去施公害怕見老者同那一位連忙伸手扶起賢臣坐在正中忠良說請問二位貴駕這事憑下心內不明望乞指示二人見問躬着背說此事星主自詳問告二人也不知曉天機不可洩漏若要問我姓名有四句言詞斜土焉能把金成王子頭白總是空十一輪迴功行滿土也成金魚化龍言罷復又用手指着口尊賢士須要小心兩隻猛虎又來了賢臣聞聽失一大驚猛然驚醒是一場夢唬的渾身冷汗咬啣了一聲唬壞了長隨施安從外面忙來問將燈點上口尊老爺方纔這麼樣子施公說方纔夢中喊叫了一聲天不知交了幾鼓施安說天交三鼓施公忙把表盒打開看了看果是子時三刻說道施安你將來湯接些我吃再把好茶對一碗來內司答應登時把爐中火添旺一時俱辦停妥老爺起來用罷施安復問不知老爺方纔作什麼夢求老爺告訴小人聽聽施公便把夢中之事對施安細說了一遍施安低頭想了半天口尊老爺若依小的詳解此夢也好也不好要見虎頭驢尾的怪物扑了老爺一個勦斗定主不祥幸有兩隻虎又咬死他太累

無碍。又有耗子兩隻。羊想來不過駁雜點兒。老爺雖然唬倒。幸虧又有那穿紅袍的合那老着扶起來。此乃吉兆。依小人想來。那穿紅袍的合那白鬚的老頭兒。必是喜神貴神。那虎頭驢尾的怪物。必是個四不像兒。老爺只管放心。此去進京面聖。包管大喜高陞。那賢臣自思夢中之事。自言自語。嘴裡說好奇怪。呵。前已表過。賢臣不比平常之人。老爺當時察透腹內說。原來是城隍土地前來警報。內裡還隱着一段奇冤。留等施某前來。繞得結案罷了罷。我這一進衙去。查出情弊。合郡的官員。多有貪污。忠良相罷。不覺東方大亮。施安服侍賢臣。淨面吃茶。用罷點心。更換衣服。吩咐傳出去。預備轎馬執事。伺候本院進州衙理事。出館驛不多時。到景州州衙門首。一直進了正門。滴水檐前下轎。內司把被褥鋪在公位。賢臣坐下。眾官參見。行禮。賢臣排手。眾官平身。這總分班站立。一个个偷眼瞧着大人。見他頭帶一頂貂帽。帽帶繫緊。那時頭上無頂看。不出官居幾品來。容犯長臉。細白麻子。三絡微髭。羅龍花。在眼缺耳。直眉。小雞胸。細眇左膀。不得勁。頭裡看他走。道還是點脚。身量瘦小。坐在公位。不甚威風。身穿狼皮繡袍。海龍外褂。青緞官靴。仙鶴補服。一串明珠。硬紅散花。眾官看罷。却多暗笑。暗不起皇家一品大員。那知身量雖小。志量却大。朝中一位幹國能臣。眾官正自暗中笑話。只聽賢臣口呼。眾位本院奉旨。前往山東。一來為放賑。二來為訪查。賄官污吏。今到貴郡。暫住館驛。所為查明檔案。好進京面聖。大畧眾位。無甚過犯。少不得要查查。看欽限緊急。不敢久停。明日要進京交旨。眾官聞聽。一齊答應。說遵大人示諭。言罷。眾官吩咐書吏。預備各處案卷。將案卷備查。當呈上。施公暗了一遍。留神細查。不過是姦情盜案。窩娼聚賭。行凶殺。副杖。斬絞。犯軍徒。枷號。判斷明白。並無徇私之處。那知州官與書吏暗定詭計。要哄施公。賢臣看罷。又查錢糧地畝。從頭至尾。暗了一遍。來到庫內。查驗銀子數目。分毫不差。施公連連點頭。讚說到底。是列位賢契作官清正。本院進京面聖。一定保舉陞官。眾官聞聽。不敢怠慢。然施公總惦記昨日作的惡夢。並未查出夢中之情。老爺心中不悅。眼望眾官。開言說道。此郡可有一人。姓羅名叫如鼠。又叫如虎。賢契可曾知聞。眾官聞聽。一个个眼望欽差。似聾似啞。都不作聲。响眾文武想了一會。吟着臉兒。陪上笑臉。口尊欽差大人。卑職查此郡城裡。關外並無姓羅有名之人。居住若有卑職。不敢在大人台下降瞞。州官說罷。施公心下暗自沉吟。說州官此話。大有情弊。他說城裡。關外並無姓羅有名之人。須得如此。這般緣得。真情想罷。叫道。賢契。本院此問。也無關緊要。可引景州城裡。關外並無姓羅有名之人。明日本院就要起身進京面聖。一定保舉賢契陞官。言罷。吩咐搭轎。內司傳出話去。登時外面齊備。大人站起身來。往外就走。眾官一齊拉背大轎。抬到堂下。大人上轎。登時來到館驛。下轎。賢臣進廳。歸坐。吃茶。用飽了飯。復又獻茶。老爺手擎茶杯。眼望施安說道。我今有个主意。必須如此。這般辦法。纔得夢中之情。要知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主僕閑談說夢景

賢臣改扮訪民情

話說賢臣少不得親身出去。私訪訪真。再議長隨說老爺小的請問爺。怎麼就知是城隍土地前來指教呢。施公說我的兒。你聽我分解。那夢中的老者。合那一位官長。說若問他的名姓。臨走留下四句偈言。本院記的明白。他說斜土旁邊。加一个成字。豈不是城池的城字。王字頭上加一白字。豈不是个皇字。十一湊起來是个土字。土也並起來是个地字。這明明是城隍土地四字。何用細解。施安說既是城隍土地。前來托夢。何用私訪。一來欽限甚緊。二來黃闕二人並未回來。誰保老爺回去。萬一有个對錯。那時怎好。賢臣說本院此去假扮

何用跟人。人多反到招搖。再者既更忠心為國救民。焉怕是非二人不必多言。快把此處人的衣服。找幾件來我用。施安知道老爺的古怪性情。只得答應走去。問館夫借衣不表。且說賢臣打發長隨出去。自己找了一塊白布提筆寫上了幾行字。兩頭用竹竿攔緊捲起來。掖在腰中。施安借來的衣服。老爺連忙打扮停當。幸喜此驛有個後門。無人把守。老爺先行。施安睊了睊院內無人。這纔一同出廳。纔至後院門首。老爺低聲吩咐施安說。我兒本院出去。私訪惡人。或虛或實。天晚必回。若晌晚不回。就有事。也不必叫眾官知道。等黃天霸闖小西回來。叫他們去找本院。再者我去之後。你傳出去。就說本院有病。眾官一概免見。千萬嘴穩要緊。罷施安將門開放。老爺出門。吩咐仍將門閉好。老爺出了館驛。不知準往那裡去。此時正是冬月。光景一片荒郊。樹木凋零。草都黃敗。朔風透骨。冷甚水霜。它良不由點頭暗歎。只為除暴安良。受此辛苦。倘能拿住惡霸。救出良民。縱受些驚懼。也不負康熙老佛爺重用之恩。老爺想罷。強抖精神。不管南北信步而走。當時出城。更覺淒涼。老爺出館驛時候。天方晌午。此時天已午後。信步走了五六里地。渾身又冷。腿又酸疼。忽見前面一座院落。門楣寬。門牆高大。兩邊門房如瓦窑一般。住的僕人佃戶。磚起圍牆。青灰抹縫。四角更樓。高聳碧空。住北一望。盜的更覺威武。三間一明兩暗。露着窗戶。高台階。階子十數多層。一對黑鞭子。挂在門首。兩條橫櫓。左右分排。因為天冷。無人在門房存身。賢臣看罷。心中暗想。這所宅子。不像凡人富戶。定有前程不小。不亞都中王侯卿貳。不知住的是何等之人。施某到要訪他一訪。想罷。舉步而行。來至門前。往裏觀看。忽見由門房出來一人。穿着一身布衣。長了個橫頭。橫腦的他。把老爺打量了幾量。見老爺穿着藍布棉袄。剛青布棉褂。白布棉襖。油底的布靴。頭戴一頂寬沿兒老樣毡帽。暗看模樣。麻臉歪嘴。羅服花左眼。缺且前有个小小的雞腦。後有个貢扇。左膀矮。奔走道兒。還帶着點脚兒。又見他手擎着一塊白布。寬有一尺長。約二尺。兩頭兒竹竿攔緊。上面寫着幾行大字。幾行小字。這人並不識字。一聲斷喝。說那小子。探頭縮腦的。賄甚麼呢。賢臣暗恨在心。忍氣吞聲。假意陪笑。說愚下乃行路之人。從此經過。頗曉得些風鑑相法。看貴宅大有風水。將來必出將相之才。故在此多言。罷把身一躬。說休怪休怪。回身就走。那人不曾好意。竟不容情。趕上去。倒揪着領子。把老爺揪了個趑趄。幾乎跌倒口內。說回來罷。大哥那裡溜啊。開的是怎麼花串兒。你又會看風鑑相地。我們這裡又有風水。咧看你这嘴巴。骨子分明是來闖亮。賄着無人。你好進去。有得手的東西。你好偷着走。遇着人。你就說賄風水。唬怪不得。昨日院子裡晒着床。被窩套了。敢則是你來賄風水。賄了去。咧賢臣聞聽大聲嚷叫。咬啣委屈死人了。學生乃是斯文人。况且又是繞到貴宅門首。如何昨日去的。被窩。便賴自我偷去。唬止然吵嚷。從裡面又走出幾個人來。賢臣暗閃虎目。打量出來的這個人。但見他身穿皮袄皮褂。青綢子吊面羔兒。出風內。襯着月白綾子小袄。足登落地白的緞靴。頭戴貂帽。南紅絲縷。猩血一般。海龍領袖。逗着銀針長的。軒昂架子。最大年紀。定有五旬。慘白鬍鬚。赤紅臉面。濃眉大眼。賢臣看罷。疑是本主來到。那知他乃管家。姓張名才。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臉。雖是惡人。管家並不屈枉。人心離着五里三鄉。大有名堂。此是閑言不表。單說那些惡奴。一見管家出來。俱都垂手侍立。只見那人。閑言說道。你揪的是什麼人。因何吵嚷。惡奴見問。連忙回話。口尊張大爺。在上請聽。方纔我在門房。睊見那人。探頭縮腦的。在門外正觀望呢。我問他。找誰有什麼事。情。他說路過此處。因為賄見宅院。狼有風水。必出將相。我說他信口開合。分明是闖亮偷盜東西。賄見有人要脫身逃走。故此我把他揪

住。正要回管家請示。請示或是拷打。或送州衙。但等張大爺吩咐一句話。好把他鎖捆起來。管家張才聽罷。面帶怒色。氣忿忿。照着欽差施大人。未知施公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酒肆聞霸道名姓

路旁得惡徒行景

話說管家聽見門外吵鬧出來。問了問惡奴。即對管家如此。如彼。告訴他一遍。管家一聽。這個惡奴之言。把賢臣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由的心中動怒。將眼一睜。叫聲七十兒。你這個囚穢的特也。生事。我賄此人的打扮。不過是窮酸秀才。或者是個教書的先生。現在他手拿着相面的幌子。定然他是懂些兒相法。你坐在家裡。那知出外的難呢。為你這個莽撞無故的生事。我說你多少罵的。七十兒不敢言語。連忙把賢臣鬆開。且說施公聽見管事的這一些話。就知道是個好人。連忙往裡跟話。口尊長官。爺真乃眼力高。超學生。何曾不是個儒流。秀才呢。因為上京科舉。未中。羞歸故里。一氣兒留戀江湖。來到貴郡。因無事可作。自幼學些堪輿相法。暫借此為生。因看貴宅有風水。一口纔站住。那知這位出來。不由分說。把我揪住。說我偷出被窩。豈不冤屈。幸虧尊駕聖明。纔說出學生清白來了。大管家聞聽老爺這一片謊言。滿口裏說如何呢。我就猜的。狼是再不錯。不是教書先生。就是窮秀才。言罷。叫聲先生。你貴姓。啊。賢臣隨口答應。豈敢生事。姓任。大管家叫聲任先生。別得怪他。還看我罷。禮當領教。談一談。怎奈眼下我們老爺就回來。有些不便。言罷。把手一拱。說請罷。請罷。改日再會。賢臣也盼不得離了此是非之地。也就拱手。說多承。看顧。言罷。邁步前行。大人一邊走一邊想。暗說。好個惡家。丁不是。管家來善。勸施某一定吃虧。細想。真是可惡。賢臣想罷。不覺離村半里多地。忽見路旁有一茶館。帶着賣酒。賢臣邁步進了茶酒店。一來有些乾渴。二來探訪惡人的名姓。見裏面放着一張桌子。兩條板凳。有个人在那裡坐着打盹兒。一見賢臣進去。連忙站起。把老爺打量一番。說。客官爺是吃茶。呀。吃酒呢。賢臣坐下。說。倒碗茶來。我吃。那人連忙擎過茶杯。茶壺來。將茶呈上。賢臣斟上茶。手擎茶盃。盃眼望那人。叫聲伙計。賣鋪的生意如何。那人說。好啊。託客官爺的福。賢臣說着話。答訖。着就問說。掌櫃的。寶鋪東邊兒。那一所房屋。是個甚麼人家。那跑堂的。來至。賢臣跟前。對面坐下。低言叫聲客官爺。你既不是這裡人。我告訴你。料無妨礙。說起來。那所大宅院。村名叫做獨虎營。要問莊主姓甚。人聽見打個冷戰。惡閻王羅似虎。人人都曉。又有銀錢。又有勢力。萬萬酒。天專喜良民。他弟兄四個。大爺淨身現在千歲宮內。總管康熙佛爺寵愛。封他是阿哥。安達他三爺三爺在京都西河沿作買賣。有兩座金店。帶東掌櫃的。惟有羅老叔在家享福。捐納候選州同六品職銜。不守本分。胡作非為。愛交光棍。泥腿。包攬官事。開設賭場。訛詐官吏。喜玩聞雞。雞。聽說新近人入了窮家。棍子頭越發的作孽了。霸佔人家房產地土。硬教人家給他納稅銀。若要依送。到州衙枷打。還得應允。更有一宗可惡之處。好色貪淫。家中妻妾已有十幾個。還在外邊霸佔人家妻女。賄見誰家妻女。美貌。硬叫媒人提說。若是不應。就使訛詐。說人家從前借過他幾百銀子。放賬滾利。利上又滾利。加二加三。還是小利錢呢。那家還是還不起。就打算人口女子。美貌給他為妾。幼童美貌他硬難姦。不美的作為奴婢。使用。無人敢。資聲。不然就要田房。若說了句不允。立派惡奴鎖拿到家打死了。無處伸冤。那怕你告過衙門。不準。情許多惡處。一言難盡。不知害過多少。人。咧。私刻假印。訛詐州縣家中。安爐。私鑄銅錢。造作假銀。若要出門。眾惡奴前後圍隨一羣。他比州官還有威風。民人見了。兩旁躲閃。

新近聽說出了一件事。他使看一個漢婦有些姿色，硬行姦淫，後為本夫知覺，惡棍惡生不測，活活將本夫打死，大卸八塊，扔在河中。客官，你想一想，惡棍如此行為，怎不令人可恨！施公聽罷店伙之言，把臉氣了個焦黃，只得牙山响，那開酒舖的一見這光景，口中說：「噯，噯，我的客官，這這不是胡鬧麼？因尊駕再三盤問，我又瞞着你不是我們本處人。我纔告訴，你這底裏深情，那知你這麼大氣性呢？罷罷罷，我的爺，你喝碗茶，快着請罷。」早兒別給我們惹窮過苦教羅府人萬一聽見，我們可吃不住，不然你老要氣出痰火病來，那是玩兒的麼？賢臣聞聽，把氣裏熱熱，假意帶笑，叫聲掌櫃的，休要着急，我也不過瞞着令人可恨，與我什麼相干呢？開店說這句話，傳駕言之有理，我見爺的臉色都已變呢，故此我纔着賢臣說還有一件事，不明請問此人，這等惡霸難道官府都不知道嗎？店伙攛着，說：「休提此處的官員，誰敢惹他？與他都是朋友相交，弟兄相稱，前往州官為接了告狀的呈狀，將他大管家傳入衙門，尚無沈動一點兒惡棍便差人上京說與大哥送信去，幾日工夫，京裏的十歲官竟意來，喇把一個州官徽根子抹了回家。因此我纔對你說，說賢臣點一點頭，說：『伙計，你把酒湯上兩壺，再剝兩個雞子，我伙計答應走去，歸酒不表。』施公獨坐，心中暗想：『可恨景州眾官吃皇上俸祿，屬下有這等惡棍不能辦理。』施某盤問，又相隱瞞，不能道舉，正在歎恨，忽聽酒舖門外亂烘烘的人聲吵嚷，只見一羣人都跑出舖門外，站住，賢臣當官府來到，細看又不是衙門式樣，賢臣納悶，又見過來了一匹馬，馬上二人相親，凶惡兩手捧着一件東西，足有一尺多長，外面罩定黃緞子套，不知是何物件，隨後又來了兩個人，打扮的格外兩樣，一個騎着走騾，黑如墨，統一個騎的叫驢，白似銀，一個穿小毛皮祆，重灰綢面，一斗珠皮褂，黑漆漆的起亮，兩邊露着荷花手巾，俱時新樣式，頭戴貂帽，生絲縷子，一色鮮紅，足穿青緞尖靴，白面無鬚，一雙吊角眼，年紀不過三四十，一個身穿皮袄，不套外褂，裏外發燒，腰中繫着雞皮綢搭包，足登紫絨毡靴，頭戴雙重東瓜帽，寶藍頂兒，相趁，俊靚，濃眉大眼，滿臉橫肉，酒糟鼻子，四方口，赤紅臉面，連鬚鬚鬚，身體胖大，在驢背上還有三尺腰，腰大肚長的惡相，二人並肩而行，後面跟人一窩蜂，相似也有步下走的，又見揪着一人，那人直往後拽，不肯走，馬上的跟人直用馬鞭子打那人，疼痛難忍，直嚷：『相饒，賢臣看罷，罷吟了半响，忽聽旁邊一人管着那邊一個人，叫聲第五的，今日可完了二皮臉的，量了，終日喝得醉醺醺的，滿街上亂罵，胡湊呢？今日可碰了釘子上喇？』那一個說：『不知他怎麼惹着獨虎，羅老爺喇？』這個說：『因為羅老爺從我們村裏出來，正遇見二皮臉喝的噯噯兒，那羅老爺呢？被羅老爺看見，叫他的家人就帶起來了，這一帶回家去，輕者二皮臉有一頓棍，挨那一個，又問說：『羅老爺望你們村中怎麼去了？』這一個說：『噯，噯，我的糊塗爺，你沒聽見，那全騎驢的不是我們村中，萬人不該惹的，石八大爺嗎？賢臣也在一旁，忽見那羣人有一人望騎驢子的說了幾句話，賢臣離遠並未聽見，估量着此處乃是非之地，不可久駐，纔要進館，會錢起身，又聽那二人講話，總是施老爺目下合該有場大禍不由的，又要探聽窮家頭的處處，好一併擒拿，問罪，只聽那一個叫聲三哥，只因我在京中做了二三年的買賣，那知咱這裡就有這些緣故，請問這石八大爺如一路諸侯，再借看太后宮中王首領的臉，連坐四人轎的都合他們相好，石八大爺家裡本來也勾了分例，尚財仗勢，縱容手下小將們在外無所不為，這窮家一伙子，總有十幾個人，都是磕頭弟兄，石八大爺算石頭一個，有參金佛，吳六泥金剛，花四破頭，張三閹，粗胳膊，鄧四要錢，微微硬詐，詭短，驢子馬三白，吃猴兒郭二，他兩個集市上私抽稅務，還

有崔老板外號兒叫老鷹單抓阿哥阮雪白臉兒外孫若要萌兒唬的冒走真魂惡棍徒七忱外號兒叫鉄嘴兒單說牙行客人火燒鏢上盤腿兒坐着渾身脫个淨光烙出一身燎漿泡來正股馬香點着路撒窩裏一個時辰不害寒外有真武廟六和尚他是鹽商一個替僧吃喝嫖賭愛交匪類只可恨咱這裏地方官連一個有胆的也沒有都是無用怕事的些个權臣貨昨日聞聽人說奉旨欽差點了一位鑲黃旗漢軍的施老爺往山東賑濟放糧一路上嚴查貪官污吏又擊惡霸土豪聽說把德州有名的皇粮莊頭黃隆基外號叫賽敬德硬拿了惡棍開刀問了斬喇真正的這纔是位好官呢什麼時候來到咱景州訪一訪拿住這伙子惡棍治罪那纔顯出報應來咧呢賢臣在一旁聽罷心中暗想忽從外面進來了一羣惡棍忽然揪住賢臣衣襟不鬆手不知所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惡棍王誑請相面

施老爺巧用說辭

話說施公訪着了凶徒的住處名姓又得了杆兒上石八這些人的底細恨之再三問着一定拿住治罪再將太后宮與千歲宮的兩名首領一齊拿倒解解心頭之恨思念之間肚內饑餓口得着茶吃了兩個點心會錢纔起身行走忽見從鋪門外闖進的人來走至老爺跟前把眼上下先打量了一番上去用手拉住叫聲先生想必你為相面賢臣隨口答應說暮曉一二那人說走罷先生跟我到我們家裏給我們爺相相面賢臣說令恩主是那位老爺那人說要問我們上頭是獨虎營羅四老爺賢臣聞聽不由打了一個冷戰心內暗說不好施某眼下有禍無奈勉強支吾口尊眾位相面請到這裡來罷天氣晚咧愚下還有事二則還要趕路程口見又有一人插嘴叫聲先生你怎麼這樣不懂眼你叫我們老爺往這裡來罷好不咧我們人下一請字你到這麼不識抬舉拿糖擺式的伴兒們過去揪住他看他走不走又有幾个作好作歹的一齊說話賢臣是个居官之人懂這的混話諒着才爪不在面前難以違拗少不得走一場無奈叫聲眾位爺們請先行愚下走就是了言罷賢臣在前走奴奴在後一齊走出酒鋪竟奔獨虎營而來不多時來到惡霸門首進了大門見門底下奴僕無數眾惡奴內有一人叫聲哥兒們誰去回爺一聲去不多時出來說爺吩咐叫你們把相面的帶進來呢七十兒答應至大門以下高聲說爺吩咐叫把算命的帶進去呢眾奴答應着拉着賢臣就往裡走走七十兒望着賢臣說老爺伙計頭前你說我們宅是有風水這一會你可進去細細的端詳端詳老爺聞聽也不理他跟着奴往裡走走七十兒望着賢臣說老爺伙計頭前你說我們良一壁思想又猛見有一惡奴走出來叫聲老爺七呀先把相面的帶過來站住老爺發放了二皮臉再帶他上去這一个聞聽把大人帶到穿廊底下站住賢臣從人背後閃目留神往裡觀看但見廳內內門上面坐着二人就是頭裡騎驢子的那个人兩旁站立惡奴不少忽聽惡奴王羅似虎手指着那人罵聲王八宰子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見了我與你八大爺還敢滿口的胡奏毛嘴的講關我的人我說你你還敢不依要打架反了你咧你也背地裡打聽打聽還說是五里三村的庄民就是那些府縣的當差書吏人等他見了我們那一个不是垂手侍立的站着那像你這撒野的凶徒不懂眼又見顯道神石八望着羅似虎叫聲老爺兄弟你特也煩咧那有這麼大粗的工夫合他禁神不用問他咧他的眼睜子也甚高眇不起你我縱然把他打一頓他也未必怕不如拿石灰把他的狗入眼睛揉瞎就算完了兄弟你沒我爽快但有撞了我的不是把他滑子骨攪折就是把他眼珠瞎羅似虎聞聽登時把石灰拿來任憑二皮臉怎麼哭

嘆哀告。眾惡奴不肯容情。按着他登時把兩眼揉瞎。抬出去了。不表。且說廳外賢臣。只恨的腹中暗罵。我把你兩個剝削的奴才。這是怎樣個王法。如此可惡。即便冲撞了州縣官的馬頭。也不至如此治罪罷了罷了。我施某依仗主子的洪福。出了賊宅。我合你兩個算賬。老爺腹中正恨。又聽杆上的石八說。老兄弟我走咧。說罷點起羅似虎把石八送出門。回到廳房坐下。吩咐快把那相面的叫上來。惡奴答應跑出來。一點首冲。着賢臣說。大爺。你呢。忠良爺。着氣。一邊走着一邊偷眼觀看。但見廳內陳設何等齊整。也難為他內監哥哥。怎麼掙來着。有這分家私。可恨。惡人不曾享福。且說座上的惡臣。王羅似虎。一見相面的進來。留神閃目觀看。只見他穿戴打扮了個難看。再配着其貌不揚的資格。惡人看了。不由的好笑。那知賢臣的貴處。另在一旁。手拿着一塊白布。一尺多寬。二尺多長。上寫着學看相。三個大字。還寫着全不識。山人。五個小字。兩旁又寫着。兩行小字。一邊是。雙眼能觀善惡分貴賤。一邊是。至嘴直言禍福辨忠奸。惡人看罷。這兩句話。不由的心中。噁了一跳。暗說。好个施不全。他竟特意的有心來訪我。立刻追他的命。不知是真。是假。暫且留下。倘官性命問他的來意如何。但有一句話不對。必須如此這般。惡人想罷。眼望着手下的家人。叫他小子們。不用拉他。叫他慢慢走。想必是他腿上有瘡。不得動轉。賢臣聞聽暗說。只樣漫待。斯文爽利。是一點兒一點兒的。贈罷。一邊裡。踏着一邊裡。心中暗嘆。說罷了罷了。我施某現作朝廷的欽差。怎麼倒給一個白丁行禮呢。要不依着他們。現今又在賊宅。就如龍潭虎穴。惡人。一惱。我施某眼下就有不測之禍。就講不得失官體。咧。一拐一點的。走到惡棍跟前。說。財主爺。在上。藝士這裡有禮。言罷。只欲哈了腰。作了个半截揖。惡人。一見不由的笑。咧。口說。啊。啊。好說。好說。眾惡奴。要領着下跪。惡人把手一擺。說。你們拿過个座兒來。叫他坐下。好給我相面。惡奴答應。取了个杌子。來放下。賢臣坐下。惡棍。叨着烟袋。把鴿鵲叫聲。麻子。你姓什麼。那里人氏。怎到我們這裡相面來了。賢臣聞聽。暗說。好哇。施某做官。越發體面。咧。又有人叫起。麻子來了。我口得氣。忍在肚內。回言。答話。口尊。財主爺。在上。貴耳請聽。學生姓任。賤字方也。祖居福建。現住北京。地安門內。鑼鼓巷。自小攻書。十數載。微幸身入。贊門。因為今歲鄉試。未中心中。一氣。離家。要到山東。訪友。偏偏撞了个空。故此流落貴處。盤費短少。因我幼習。柳庄相法。不過暫取路費。好登路程。惡棍聞聽。點頭微笑。說道。麻子。你方纔說。什麼那塊布。又寫着什麼。幌子。全不識。幾個字。你別是倒過來念罷。你是施不全罷。賢臣聞聽。打了个冷戰。口尊。財主爺。要問全不識。山人。五個字。乃是愚下自撰的草號。因為招牌上。那兩句話。大恐怕久闊江湖的。那些老先生。瞧見了。惱我。故此寫着學看相的。山人。全不識。識者。認也。方纔尊駕。說什麼。施不全。我。不懂。得。只是什麼話。惡棍。鼻裡冷笑。說。你自然不懂的呀。你不懂得。我可懂得呢。咱也別管。是施不全。全不識。你。先相相我。後來還有造化。無有呢。賢臣。聞聽。故意站起身來。說。尊駕。把冠往上。升升。惡棍。依言。把帽子。托了一托。老爺。又端相了一會。說。尊駕。今年。貴庚。惡棍。說。我。今年。二十四歲。賢臣。說。財主爺。這付尊容。好比。浮雲。遮蓋。太陽。光。休怪。直言。要看。貴相。四歲。至十四歲。這十年。講不起。豐年。連衣食。不能足。其相應。饑寒。怎麼說呢。相書上。說得好。眉低散亂。妨少年。奔了。吃來。又。奔穿。難得。尊駕。這一雙。眼。乃是。將相之。眼。十四。至二十四歲。正。走。眼。運。好。比。一。輪。日。照。浮。雲。散。萬。里。光。華。耀。滿。川。愚。下。直言。並非。是。奉承。尊駕。自。一。十四歲。往。後。有。五。十年。旺。運的。不但。大。富。大。貴。只怕。後來。還。有。个。一。字。並。肩。王。的。造化。多。虧。这个。似。陰。非。陰。似。陽。非。陽。的。人。扶。住了。宮。運。立。壽。有。八。旬。此。是。愚。下。直言。財主爺。休。怪。看。

官老爺一派謊言。不過是為自己身在重地方。纔又被惡棍會破了招牌上的話。語說老爺是施不全。前來私訪。故此打算奉承。惡棍叫他放自己好出虎穴。發兵出來拿他。那被老爺認着。賢臣說他四歲至十四歲運氣不佳。那時惡棍的老子。給人家做長工。呢當差的哥還未得時。他媽媽縫窮自己正檢長囊。挖苦養着呢。老爺又說他有一個並肩王的造化。他想着康熙皇帝萬年後。十歲爺坐了殿。他哥哥把他帶進去。十歲爺要一喜。就許封了他个王位。那知賢臣是个啞謎。說他不久便就過錢。乃是亡故之故。閑言不表。且說惡人羅似虎。被施公幾句話奉承了个眉開眼笑。心裏甚歡喜。有放賢臣之意。不知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喬四奴激羅似虎

惡霸拷打施大人

話說羅似虎被施公一片奉承言語。說的眉開眼笑。惡人就有釋放賢臣之意。忽見惡奴喬四。在眾人叢中站立。他兩眼不轉睛的望上。照着耳內留神聽話。他聽見施老爺一派謊言。說的羅老叔喜出望外。沉吟半晌。心裡明白。怕羅老叔心中一喜。放了忠良。他哥哥仇就報不成了。急忙快步走到惡棍跟前。一條腿打了一个簽兒。小的回舅老爺。千萬別聽他的話。他盡是習就的一片熟套。信口胡謔。舅老爺要是聽他的話。那就耽誤了一事。咧若是信他。只怕連舅老爺都有不便。惡棍聞聽。叫聲喬四。你認真了。他是施不全麼。喬四說。小的千萬萬真認得他是施不全。一來他親到過我們村莊。二來他將小人主人。拳進德州衙門。親審。我隨後暗跟。又打聽。曾見過他兩次。豈有不認得的。看官施老爺。先前只打量惡棍。是喬出的招牌上的破綻。再不曾望他是皇糧莊頭兒。至親有人早洩了底兒。說是施不全。這會子賢臣如夢方醒。纔知黃隆基是惡人的姐夫。說話的人是喬三的兄弟。此時老爺猶如高樓失脚。洋子江緊溜橫舟。腹內說罷了罷了。合該施某命盡。纔遇見對頭仇人。老爺正然害怕。只見惡棍登時把臉撐將下來。叫聲施不全。你好膽量。我要拿你。還怕拿不住。你竟敢找到我頭上來。咧施公此時出於無奈。只得心膽壯起。口尊財主。老爺旁言。休聽學生頭裏稟過我。乃千萬萬真看相賣卜之人。如何把我認作施不全。學生不懂得他是誰。他與府上有仇。財主爺休要委曲好人。惡棍聞聽。微微冷笑。叫聲施不全。你不用粧着。雖然我不認得。你可有人認得。甚準我。且問你。我們姑老爺與你有甚麼仇。你把他拿來。問斬抄家。惡棍說着。不由動怒。手指賢臣。說道。你倚着你是欽差。不過是威赫府城州縣。怕你提參。再者。你來是為賑濟之事。差滿當回京交青綠。何死故殺人。黃隆基與你何仇。恨將他問成斬罪。實言告訴。你聽我與黃宅姑舅至親。你來到我家。是自投羅網。施公自知事怕不好。命要不保。只得花言巧語。誑哄惡人。不但不現驚懼之色。反帶笑容。容着惡人。王羅似虎口尊財主。爺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再者。尊駕是聖明之人。我若果真是欽差。任你殺斬。也不委屈。學生本是相士。拋家失業。纔到貴村。拿我頂缸。當作仇人。豈不損了陰功。惡人聞聽。猶疑不定。惡奴在旁察言。叫聲施不全。你不用巧辯。想要逃命。萬不能夠。你瞧着我舅老爺。好哄。怎能哄得我喬四。我自幼跟着我們老爺。走南闖北。無論他是什麼人。只一經我的眼。就斷他个八成兒。何況你這個資格。兒最好認的。前雞胸後羅鍋。矮胳膊。麻面歪嘴。左眼羅龍。花我猜你走道兒。還是个點脚兒。咧是不是賢臣。說尊駕何苦。只賴我是施不全。俗語說。人有同貌。人物有同形。物喬四說。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也不放你。只怕放了你。就誤了大事。咧漫說你是肉身。便把你燒成灰。我喬四抓把開一聞。就知道你是施不全的味兒。別開巧。咧教你傾的我們主人。奴才死的死。逃的逃。家敗人

亡。你又跑到這裏。充老是人來咧。你也想一想你的行事。毒不毒。我哥哥已經跑了。就是怕了你。咧。你又搬磚弄瓦。教人把他淘尋着。將腦瓜兒片下去。你纔歇了心。幸虧我跑的快。逃到這裏來。不是這一會子。也早就他娘的洗了三。咧。言罷。望着羅老叔。叫聲舅老爺。千萬別聽他的話。俗言說。抄手問賊。誰肯應。舅老爺想想。他要不是施不全。他就立刻跪下。叩頭。懇求舅老爺。咧。看他還是大人的架子。站着說話。皆因他怕失了官體。再者舅老爺。你想。我的主人。與舅老爺。是什麼親戚。舅老爺。要是不替他報這個仇。往後怎麼見我們的奶奶。這是。二。來。他又扮作相面的先生。到咱們莊上來。他必是打聽出舅老爺。與主人。是至近的親戚。他打算一併除害。不是小的多嘴。舅老爺。若是放了他。猶如縱虎歸山。一般。看官。喬四說的話。不亞如火上加油。一片言詞。就把羅氏虎怒惱激起來了。又遇着惡奴七。十兒。想着頭裡。為施公。挨了大管家張才。一頓罵。他心裏正沒好氣。一聞此話。他也跑過來。如火兒。單腿打簽兒。小的回爺說。這相面的。千真萬真是施不全。前來私訪。怪不得爺頭裡。未回家時。他就在咱們大門口。兒走過來。走過去。探頭縮腦的。好幾次。惡人羅老叔。聞聽這一片話。不由的冲冲大怒。罵一聲。好該死的狗官。怎麼敢訪你。老太爺來了。小廝們。快些拿馬鞭子。打這個狗官。惡奴答應。登時手拿藤鞭。三四把。專聽主人吩咐。惡棍高聲叫道。快打。問他訪我何事。眾惡奴上前動手。倒揪領子。按在地上。用鞭子。照賢臣打了去。只聽刷刷的响。好似雨點一般。賢臣兩手。抱着臉。疼的渾身亂抖。帶着有死無生。不能報答。君王有暗歎七絕一首。一點丹心照太空。浩然正氣貫長虹。君恩料識難於報。直待來生再盡忠。移時惡閻王。見施公。這樣光景。吩咐惡奴說道。爾等暫且住手。待我問明。眾奴聞言。連忙住手。老爺一番。身坐在地。上二目緊閉。一言不發。惡閻王。叫聲施不全。你不用合我裝着。給我細說。扮作相面的。的到門上做什麼來了。老爺把二目睜開。望着惡棍說道。財主爺。我要是施不全。好說來。惡我本不是。叫我說些什麼。惡棍說抽了頓馬鞭子。還是這樣嘴硬。老太爺今日。到要試試你的橫勁。這頓馬鞭子。不過先給你送個信。要再不招。比這個辣的。還在後頭呢。眾惡奴在一旁。齊聲斷喝。說施不全。快說。賢臣腹內。說好一起剝鮮的。囚徒本院。今日到被這起狗奴。威嚇起來了。正是。虎落平川。被大欺。我施某就是一元。而已。萬不可說出真姓名來。想罷。叫聲眾位。不用威嚇我。愚下也不求生。要殺要剮。只要早些。給個痛快。我不過作個含冤之鬼。財主爺。損點兒陰德。叫我什麼施不全。那可不敢從命。惡閻王說。你想早些求死。那裡能教你痛快死。咧。還像懲治。皮臉的方法。懲治你。快拿石灰來。搽瞎了他的眼。惡奴答應。登時把石灰取來。又吩咐。擡起來。惡奴答應。一齊上前。動手。賢臣暗說。這可罷了。縱然不死。也成了廢人。咧。忽見從外邊走進一人來。不知說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張才求情暗救賢臣

小西下帖巧逢大霸

話說惡棍吩咐眾奴。擡起施公。用石灰搽瞎了眼睛。眾奴纔要動手。從外面忽然走進一人。高聲叫道。且莫動手。等我見爺。還有話說。你道此人。是誰。羅老叔。大管家張才。但見管家。走至惡棍。羅氏虎。跟前。在一旁。哈着腰。站定。惡棍說。你這半日。那裡去。張才說。頭裡吳家村。的王舉人。把小的請去。就為那楊龍。楊興。那宗事。他如今。情愿拿出一百銀子。贖他的表妹。還求爺。開恩。告訴州裡。不拘怎麼。把楊龍。楊興。打幾板子。放了罷。王舉人說。他明日。親身來。給爺叩頭。惡棍聞言。擺着頭。說不中用。王舉人。他又充什麼有臉的。等他明日。再來。說罷。

管家張本復又開言說小的不知這個相面的先生犯了什麼罪呢又綁他惡棍說他是施不全私訪來。張才說爺知道麼此人頭裡小的問過他他是今科鄉試未中的人秀才名叫任也方因為投親不遇故此相面為生。那裡來的施不全再者呢施不全他乃奉旨欽差走動八台大轎全付執事多少官役圍隨不亞如康熙爺的聖駕出京那麼大粗的工夫。他這樣冷天來私訪呢休要委屈無過之人小人在外面聽見人說施不全於初四日纔能到咱景州南留集上明日纔能到那裡今日那有施不全呢惡棍聞聽說既是這樣暫且教他多活一夜明日要有施不全過去纔便放他要無施不全過去呢不用說一定是施不全來私訪再要他的性命也不遲小衙門把他捆起來鎖在堆糧倉房裡去眾奴才應一聲遵惡棍的吩咐而去張公本意要替賢臣講情教放了他見主人的話口兒緊也就不敢往下說。惡棍站起身來往後院而去老爺在惡棍宅中受罪不表且說關小西奉老爺之命往王家屯王善人家送拜帖出館驛上馬登時出城眼看太陽平西壯士心急想着送帖回來還要趕緊進城打聽得離城只八里地候眼之間走到暗了暗果然有座大莊院莊前有座鋪面好漢下馬將馬扣在鋪門外想着問個信兒省得尋我忽然從南來了一羣馬從此經過小西的坐騎是兒馬暗見母馬掙脫繩繩趕着那羣馬嗷嗷亂跑小西一見慌忙的趕坐騎只見前面羣馬之中還有一人騎着馬趕着內中就有自己坐騎好漢大聲說大哥畧站一站我的馬走入羣內了那人揚揚不理趕着馬越發跑的快咧候眼跑出有一里之遙只見那人打馬趕進大門裡去了好漢跑到跟前大門已關上前把門打的三响看官你道此是那家就是王棟的親舅家前已表過此人乃臨清人移居在此名叫丁彪外號神行太保年六十四歲身高六尺背闊腰圓說話就如銅鑼一頓吃五斤牛肉六斤的麵餅能打少壯小夥子六七十个幼年係保標為生自今掙的家成業就關小西斗門半晌無人答應好漢動怒用脚把門一踹驚動裡面眾位徒弟一齊跑了出來開着門望着關太開言說你是那裡來的咱我們大門小西勉強陪笑尊聲眾位剛纔小弟驚走了馬跑入府上馬羣之中眾人說誰見你的馬來也該打聽打聽誰敢啞太爺的門還不快些滾開小西聞聽心中大怒罵聲挨刀的休得無禮明明昧下我的馬還敢開口傷人快快送出來無事少要遲延我就是饑荒一開拆了你們的窩巢還是要馬一脚踢開一扇門砸倒了三個人那幾個一見了齊聲大罵圍住小西亂作一團丁太保正在裡面配藥忽聽得外面鬧吵吵的亂嚷正自設疑猛見家裡使喚的一人名叫大哥兒喘呼呼的跑進來叫聲老太爺了不得了不知那裡來了一個醉漢一脚把咱們的街門也踢下來咧小大叔們圍着亂打呢丁太保一聽也顧不得配藥喇連忙甩去長衣荷包急緩邁步出房來至前院叫使了个箭步躍至門下一聲大喝什麼人我上門來撒野好漢關小西一見裡面又攔出來了一人雖然手裡招架着眾人的拳脚眼裡不住的照着那人恐其上來帮手好漢留神預備那知老英雄見他八个徒弟圍着一人動手自己也不好意思的上前只得在旁邊攔其勝負只見那人一躍跳躍躍拳腳的門路精熟不亞如一隻瘋魔的猛虎丁太保點頭暗諒就知受過高人的傳授猛見二徒弟呼雷豹被那人一脚踢出四五步扒在地下哼哼大徒弟獨眼龍他乃是牆上畫的一隻眼冷不防被小西吧的一拳打中了好眼登時腫起來了獨眼龍竟成了瞎眼咧丁太保一見又氣又惱罵一聲無能的拳脚們還不住手麼八個人打一個還教人家打了言罷又回叫一聲朋友你貴姓好漢說我姓關丁太保說關朋友方纔我見你的拳脚却都使的好你

果然要是一個棍子敢與老漢比拚三合。關小西哈哈大笑說：「來來，那輩奶黃未退的孫子們，還不是關爺的對手。你這老牛具奈我何？」丁太保心中大怒，罵聲：「囚徒！休得胡說。你太爺開恩，讓你把衣服脫了。好和你交手。小西也不答言，將馬褂子皮襖脫下，又將帽子摘下，連拜帖放在一處。丁太保往後退幾步，兩手抱拳，說：「請關小西見他。如此禮貌，也便拱手說：「請。」言罷，二人拉開，駕式不表。且說黃天霸回明了大人，要去找王棟，登時出了城，一邊騎着馬走，一邊想：「猛見前面有座村，落得遠遠催馬前行，展眼進村，抬頭看見路北有座宅，舍門口四根旗桿，門上懸着金字大匾，翰林第。好漢腹內暗說：「雖然驗見王哥，常提他舅舅丁三，把是個財主，並未聽見說着什麼前程。這所宅子，挂着翰林匾，大畧不是猛見門裏出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王霸連忙忙落馬，帶笑說：「請問老人家，這裡可是姓丁麼？」老者聞轉，帶笑回答說：「這裡不姓丁，此乃翰林院王宅，復又開言說：「可是與王爺老爺一家麼？」老者說：「不差。太老爺就是王爺老爺的堂弟。我們太老爺在任上，二老爺是光祿寺的少卿。你是那裏來的？」王霸說：「我乃欽差施老爺的長隨，請問老人家，方纔有我們的伴兒來下拜帖，見了沒有？」老者搖着頭說：「並沒有什麼人來下拜帖。王霸說：「啊，莫非不是這裡？」老者說：「請問這位老爺，莫非是作過順天府尹的施老爺？」施不全應天霸說：「不錯，正是。老者說：「該回過敝上前去叩見。纔是正禮。怎奈我們太老爺一老爺都在任上，太老爺現在染病不起，借重專駕回去，替我爺請大人安罷。」天霸回言說：「好說好說，還有一事，請問老人家，此處有個保標的丁太保，住在那裡？」老者說：「你問從前保過標的丁太保，他家離此六里地名叫做回子營。那裡一問便知。好漢回答說：「多承指教。兩個人哈哈腰兒分手。天霸上馬直撲大路，展眼就是五六里，天色將晚，幸而天上有月，只見前面一村，好漢催馬進村，走不多遠，前邊路北有座大門，門前圍的人不少，好漢勒馬觀看，但見門內是個空院，院內還有一羣人，原是兩個人比拳腳呢。天霸為了一生好武，暗見這比武藝的，也顧不得找人，咧坐在馬上，留神觀看。打量誰輸誰贏，只見二人你來我往，不分勝負，好似二虎相鬥。天霸不住的喝采。猛又留神細看，見是關小西與那人比併，輸贏好漢看罷，攔入人羣，暗自忖度：「有心招呼一聲，關哥必回頭看我。倘被人家趁空打來，他必受傷，欲待上前幫助，又恐他與此人相契，等到歸期，再作主意。想罷，復又觀看。看了一會子，猛見幾個人進去，取出來了幾件器械，圍住小西動手。天霸不由心中動怒，把兩手往左右一分，呌，躍到堂院裏，眾人被好漢攔住的一溜斜歪，倒倒了幾個人。且說天霸一聲大叫：「好囚徒！我黃天霸在此，休得無禮。」看官，黃天霸道出名姓，為是教關小西知道，他來好放心。且說關小西聞聽此話，閃目一看，果是黃天霸，心中暗想：「黃老爺他怎麼也來到此處？」哦，是了，必是施老爺不見我回去，故此打發他來找我了。且說老英雄丁太保，猛見一人躍到跟前，自稱黃天霸，老英雄心中設疑：「高叫孩子們，且別動手。又叫關朋友，你也且押手。我老漢有句話說：「言罷，走至天霸跟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執手開言說：「請問尊駕貴姓？」黃天霸言：「咱姓黃，怎麼樣？」丁太保滿臉帶笑說：「有位飛標黃三太，那是何人？」天霸見問，也就以禮相答，口稱：「不敢。那是先若老英雄聽了，趕着與好漢拉了拉手，兒口稱：「黃兄，恕我眼拙，失敬。早早已久仰大名。今會尊顏，三生有幸。話不說明，尊駕也不知曉。當日愚下保標為生在蘇州路上，虧了令尊三太爺，讓我的標過。去那時，我就感情不盡，又蒙李紅旗李兄引進，與令尊結為契友。天霸聞聽說姓丁，連忙說：「有位王棟王兄，可是令親麼？」丁太保回言說：「那是金甥，好漢也就拉了手，兒說：「恕罪。又將特找王棟的來意說了一遍。且說

關小西在一旁見他二人說說到一家兒去了。聽了半晌，纔明白再說丁太保將天霸小西讓進書房坐下。又與小西陪罪。關小西也與丁太保作揖。丁太保又叫徒弟們進來，與二位好漢見禮。但見大徒弟獨眼龍的好眼，被關小西打腫。二徒弟呼雷豹的腿也踢病了。關小西一見到覺臉上發愧。丁太保吩咐擺酒，當時擺上酒飯，讓天霸小西上座。丁太保陪坐飲酒，問起話來。丁三把纔知他二人是保施公往山東賑濟，又聽小西說因為馬跑到他家，他追來要馬。丁三把聞聽大怒，立刻叫人到園內去查看。果然查出老英雄問眾徒弟是誰放馬去來。要昧下人家的馬，問來問去，是獨眼龍放馬去拐來。此馬後來有人找上門來要馬，他執意不給。纔惹的關爺動氣。老英雄罵該打的奴才，怪不得關爺把他好眼打瞎。他幹的就是瞎眼的事罷了。此刻我不究了。明日再合你算賬。天霸小西再三相勸，他不覺飲至四更。這纔席罷安歇。霎時交子五鼓，剛到天亮，天霸與小西起來穿衣淨面，整頓齊備，告辭丁彪要走。老英雄苦留不住，又送了他法製的伏魔令，牽出兩匹馬去，把天霸小西送出大門。三人彼此哈了哈腰兒，這才分手。不知又有甚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話說黃天霸關小西在回子營告辭丁太保，要趕緊進城出村。正遇天降大霧，不辨東西南北，行走之間，馬不前進，四蹄亂進。往後直退，天霸知他的毛病，估量着前途必有公事，就不肯緊催了。連忙下馬，關小西忙問此馬不往前走，這是個什麼緣故。天霸說開哥，你不知道我這馬有個賤恙，慢慢再告訴你。言罷，將雙鐙連在馬鞍之上，將靴擦起，繫好，叫聲開哥拉着這馬，只管往前走。頭裡等我，我隨後趕你。若是工夫大了，你只管進城去。小西只得拉着天霸的馬，從西北繞道而行，不表。且說黃天霸見小西去後，把皮襖襟掖起，大步緊往前走。那眼內四下觀看，但見路旁霧罩的，細看是一橫大樹林。好漢剛然走過去，忽聽背後有腳步响聲。回頭一看，却是一人，手舉棍子，照着好漢腿下手，要下絕情好漢。漢足一躍，躍起有三尺多高。那人打空，舉棍又照頂門要打。天霸暗着棍離不遠，將身一閃，伸手抓住那人的棍，往懷中一掖，復又往外一擡，只聽咕咚一聲，把那人栽了个仰八叉。天霸趕上，踢了一腳，叫脫皮秧。賊人心中暗說：我若不脫皮秧，他把我棍子一按，我就死咧。不如暫且脫下，然後再調動人來，將他拿住，再報此仇。只是見了眾伙計，我臉上無光。賊人正打量主意，只聽好漢一聲說：你再不言語，我就要動手了。賊人見好漢動怒，連忙哀告說：老爺息怒，且莫動手。放我起來，我脫就是了。好漢聞聽，放起賊人來。只見他把皮秧脫下，天霸肩抗本棍，挑着皮秧往前走了。見前面樹上隱隱抄抄，似乎有人。好漢暗說：這樹上不像個人，麼此乃隆冬之時，這人在樹上作什麼呢？莫非是要上吊。英雄想罷，連忙走緊幾步，相離不遠，看了看，是在樹上捆着呢。渾身精光，臉似白紙，二目雙合。好漢就知是被賊所害，把衣裳剝去，便不管草死活，說我有心搭救此人性命，又恐就誤了工夫。施老爺報恩，待要不管那有見死不救之理也罷。我先看看還有救沒有。好漢于是把棍子皮秧放在地下，上前伸手摸了摸那人的心口，忝忝亂跳，還滾熱呢。又摸口鼻，尚有熱氣。好漢說有因兒合該咱倆有緣。言罷，把綁繩鬆開，放倒在地。回手又將大皮秧拿過來，叫聲把兄，啊這是我干兒子。孝順我的，幫了你罷。說着，給那人披在身上。又將那人的嘴解開，喘了喘，塞着一嘴的棉花。好漢伸手代他掏出，猛見那處塵土飛空，像有許多人來相離不遠，但見七八個人趕來，盡都是彪形大漢，眉目眼來的正勇猛。見好漢把石砸碎，又見上樹如貓，暗暗驚慌，把

雄心退了一半。就知好漢是個英雄，互相觀望，不敢前進。內中惱怒了一人，混道：「好漢大叫哥們，且後待我拿他言罷手，舉鉄尺，撩衣前進。」天霸在樹上，早把標竿在手中，照準賊人，手只聽的一聲，咬啣咕，栽倒在地，且說眾人見伙計鉄尺落地，仰天平身，栽倒眾賊，還不知這東西那裡來的，俱都怔病的發抖。好漢在樹上大喝一聲：「說賊寇聽者，你祖宗的寶貝，有一百多根，任憑你有多少，人只管快上來，叫你們來一對死一雙，快來罷。」眾賊聽見這話，叫聲第七的，我們可顧不得你咧，言罷撒腿就跑。好漢在樹上躡將來，唬的直叫：「爺爺饒命。」只當個買賣放生。家中還有年殘父母，無人侍奉，今日饒了我的命，你就是個都祖宗。好漢聞聽，就勢把標竿拔出來，搭了搭那血迹，收起來，又步往前追趕，走不多時，猛見旁邊有個土坡兒，孤孤棧棧有座破廟，天霸暗說：「那伙狗男女大約去了，不進這座破廟，必是他們巢穴。」想罷，邁步竟奔破廟，走至跟前，聽見裡面有人說話，這個叫老四，何方纔那個小子，好利害傢伙，一棍把塊祭台石打碎了。幸虧咱們跑的快，若被他打一棍，管把豆腐漿砸出來，好漢在外聽着，不由的暗笑，正聽着，忽有一人大言說：「何必代別人家貼金傷咱們的？我都該報仇雪恨，皆因沒本領，只得吃虧就讓。那人有法術，常言說：『能人背後有能人。』」天霸聞聽，心中大怒，一脚把桶扇踢開，好漢站住，往裡觀，只見裡面漆黑，又兼外面陰昏霧罩，細看會子，纔暗出當地，下有一池兒，活火幾個人圍着，搭火呢。猛見有人把桶扇踢吊，一扇賊就要喝問：「是誰？」忽見好漢堵門而立，唬的眾賊手忙脚亂，無處藏躲，一齊跪倒在地，叫聲：「我的佛爺，弟子沒敢說什麼，休要見怪。」天霸聞聽一聲斷喝，說：「少胡言。」我只問你們那樹上押的那是什麼人？是你們害的不是？若有虛言，我又祭起寶貝了。眾賊知道利害，唬的齊聲說：「別祭寶貝，神仙老爺我等情願，寧說皆因小人們為窮所迫，纔把那人如此，並無什麼值錢東西，只有一件破棉套，還有身穿一件破襖，老爺若要，小人情願奉還。」好漢說：「既然如此，都跟我來。」眾賊答應，時來到樹下，將那受傷之人，並那名賊，冠叫賊，抬至廟內。天霸吩咐：「把那人放在火池旁邊，亂草上躺下，可巧丁三把送的法製伏毒好漢拿了一塊切開，用滾水灌在那人腹內，叫他漫漫蘇醒。」好漢就拿話盤問眾賊，說：「爾等還有多少伙伴？現在那裡窩藏？頭目是誰？不許隱瞞。」眾賊聞聽，齊說：「小的們實回太爺，我等並無什麼頭目，也無別的伙伴。」天霸說：「爾等快把此人衣服財物等項一齊拿來，你們只管四散，眾寇各應忙把棉套取來，放在地下，又有一人望着好漢，叫聲：「太爺，這皮襖賞與小人。」他的棉襖小人穿着呢。」天霸說：「那麼着，你倆就換了罷。」不必多說，快些散去。賊人不敢遲延，一个个千恩萬謝而去。出廟四散，不表。且說地下被害的那人，猛然腹內一陣汨汨作响，一連出了幾個虛恭，趕寒散，好漢一見心中大悅，只見他甦醒多時，把眼一張，翻身起來，四下觀看，兩眼發赤，口內只是哼哼，好漢知他心中納悶，把他已住情，由對他說：「一遍那人聞聽，如夢方醒，站起，身慌忙跪倒叩頭，謝恩。好漢一見，說不必如此，快些收拾回家去罷。」那人細把天霸上下打量了一番，說：「小的賄爺，狠面善的，就只不敢講。」天霸說：「只管講。」那人說：「小人家住德州，只因來了個欽差施大人，將本州莊頭黃隆基家丁喬三，一併抄拿，小人到州衙賄看審案，故此認識大爺尊顏，知是跟欽差的。」天霸說：「不錯，那人說還有一件事情，大爺請聽。」小人姓宋，叫宋保，只因我娘家住獨虎營，給羅宅作僕婦，今日我看我娘去，有個相面的先生，細賄賄像欽差大人，被羅宅拿住，好漢聞宋保之言，不由失驚，忙追問下情，說：「此話未必真罷。」我們老爺身居欽差那裡有什麼大工夫去私訪宋保說大爺，小人不該撒謊。」我把欽差面目記得，狠真一

見相面的先生就有些疑心。又聽羅宅的家人紛紛亂嚷說那相面的先生是施不全假扮私訪我小的越發信真。我倒替他老捏着把汗。兒怎麼說呢？羅宅乃係黃隆基的骨肉至親。他要替親戚報仇還肯輕放嗎？大霸開聽雖然心內擔驚面上却不露出來。故意笑道：「使朋友別滿嘴胡說。我們老爺現在館驛之內。這就是你認錯了。我且問你：此處離獨虎營還有多遠？宋保說還有十數里路。這是背道要打景州城裡去。不過四五里好漢說這羅宅是個什麼人家呢？宋保說若提他家彷彿一路諸侯。家有內監哥哥現是千歲宮直領京裡有銀樓當舖七八座。羅老叔外號叫是閻王。獨霸此方倚財仗勢。連此處官府還怕他三分。好漢聽罷惟恐賢臣遭害也不肯往下再問。叫聲朋友。我還有事情不能久在此地。叙話你也急早回家去罷。言罷宋保抗起行李同好漢出廟千恩萬謝告辭而去。不表且說黃天霸賄了賄霧散天晴。此時冬至時候日短夜長不覺天已向午。心內着急。連步緊走要去搭救欽差。往前正走只見遠遠一座村莊。村頭有數保衛門。好漢暗說：這一定是惡人住的村莊。我再打聽打聽好行事。可巧一問就問着頭裡老爺吃茶的那座小鋪兒。舉步進內坐下。只見旁邊座兒上一人站起欲要招呼天霸。賄了賄乃是小西連忙望着他擠了擠眼。關小西也就明白了。復又坐下一語不發。兩人仍然故態不認識似的。各自吃完東西。天霸先起身會錢出鋪。小西隨後也會了賬。連忙出去。追趕天霸。二人走到無人之處。這纔開言講話。黃天霸先說道：「關哥哥你到此何為？」小西見問說道：「老弟只顧咱倆分半。愚兄到驛館等你不見。回程誰知老爺改扮行裝私訪出城。臨走囑咐施安不許聲張。因此我先到此處探聽音信。但不知老弟如何來到此處？」天霸見問就把路遇賊人搭救人得了音信告訴了一遍。未知探信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黃天霸訪賊宅

惡家奴謀害賢臣

話說天霸聽得大人消息不知大人是凶是吉。與關小西躡到惡人房檐潛身繞至內舍房後坡。隱住身形。幸喜這一晚天無月色。好漢低聲叫道：「關哥飛檐走壁。料你不行。你在這裡等着。倒安也。看着我衣服我先到裡邊探探一准的下落。回來好叫你再搭救老爺出來。倘有了失閃。我須得發個誓。不論男女老少殺個烟滅灰無。滾鍋波老鼠一窩兒命盡。小西答應就是。如此千萬老弟你可想着我些。別忘了我。天霸說放心罷。天霸順着瓦隴出溜出溜。望時不見不言。小西等候。且說天霸來至惡人內舍房上。四目各處觀看。但見各屋都是明燈燭燭人語諠譁。滿院總不斷行走。此時好漢穿的細身小褲。緊緊搭扣。背插單刀。外帶標三支。腰掖短頭一子在房上隱住身形。先看了看不知那是惡人的住房。也不知大人在何處。只急得眼中冒火。猛聽下面有婦人之聲。這個說：「妹子快快的收拾罷。爺在書房等急了。把我罵了一頓。又聽那個婦人說是咧。剛把鍋子煽好。這又蒸饅頭。還又攪野雞片兒。一個人何曾得空閑兒。又聽一人笑嘻嘻的罵道：「浪東西呀。不用說咧。提防少時還教收拾一桌菓酒呢。爺頭裡吩咐咧。今晚晌要合楊大的妹子還有個小寡婦兒。今晚應成親呢。但願搶來的那個小寡婦應允了。那宗事咱爺要弄上手一高興一樂多賞你個臉兒。也叫你陪着睡一夜。豈不得福兒。又聽那個婦人照臉一啐了一口罵聲：「漢子的老養漢。精別說。啍咧。你問問他。幾時敢合我撒野來。只當是你呢。那一晚教他擡在過道兒。擡着脖子硬叫你與他碰舌頭。咬了好幾個嘴兒罷了。別說啍咧。幾句話說的那个婦人冷眼上睜的滿面通紅。登記着連忙煽火。鍋子去咧。

好漢在房上聽了个明白。暗罵：「這起不知羞的娼婦老婆，必是被惡閨王養肥瘋了。」不然，再不這等輕狂。好漢聽了多時，並未聽見大人的生死下落，恨不得一時找着老爺復又轉想：「何不趁早兒繞到惡人的住房，隱住身形，再竊聽聽，想龍復施展飛沿的本領，猶如狸貓一般，順着房隨着婦人的聲音，霎時來至惡人的書房，上有天窗，前有捲棚，好漢於天溝內，隱住身形，順着天窗眼內望屋裡聽的真切，看的明白。」好漢於是向裡閃目，暗暗竊聽，只見炕上坐着一人，頭戴瓜皮軟帽，豹鼠尾，青紅穗身穿藍緞細毛皮襖，青緞皮坎肩，腰繫花洋綢搭包，又見他方面大耳，黃白淨的眼角兒，生來活像一個奸雄，就知是惡閨王羅似虎兩邊伺候着幾個婦人，看那模樣是纔吃飯，面前碗裏滿果大霸，暗暗說：「吾當羅似虎怎樣形勢虛擔惡閨王三字。」我混號叫短命鬼，少時我這鬼合閨王拆一拆。好漢心中正自暗想，忽聽惡人說：「爾等把傢伙擡了罷，快把喬四叫來，僕婦答應，手端油盤而去。」不多時進來一人，口尊舅太爺，呼喚小的有何吩咐。惡人說：「叫你不為別事，就是頭裡那个相面的，果然認真了，他是施不全麼？」喬四說：「小的馬敢在舅太爺跟前撒謊，皆因小的見過幾次，如何認得錯呢？」他親身到過我們霸王莊拜客，那時我就認準了他，又把我們爺拿進德州當堂審問，小的在旁邊聽着，怎能認錯了？惡人聞聽，冷笑一聲，說是呀，你自然認得不錯。這屋內並無外人，是我的嫡親姐夫，他被施不全害的家破人亡，這個仇還不當報麼？就只一件，你舅太爺並不色房，這會子有點怕起來，叫即要是那裡州府縣官，不是你舅太爺誇口，只用我一指大的帖兒，就叫他回家抱孩子去，咧縱要他的性命，也是稀鬆。你舅太爺為人，你向日也知道我是那樣怯敵，就是只這個施不全，我聽大太爺回家說過，他是施侯爺的兒子，係陰生出身，初任作江都縣辦事，很好，皇上喜愛他，把他越級陞了順天府尹，最是難纏，一進朝，偏參了皇親索國舅，一次又參倒了御前兩名總管，梁九公李玉，康熙爺偏喜歡他，把他又陞了倉場總督，如今又派山東放糧外帶巡按，奉旨的欽差，哥兒你可估量着，別給我惹這個窮禍。惡人屋內言講，這些言詞，黃天霸在屋上，俱都聽見，纔知施大人還有命，就只是不知現在那邊，腹內暗想：「細聽口氣，到有因兒惡棍意思，惹不了。」八成有放老爺之心，但願神佛暗中催趕，羅似虎釋放了大人，我也不肯傷人性命，咧免的他一門同遭橫死。天霸想罷，又聽喬四說：「舅太爺此話說的不合理，小的斗膽說，既有此心，就該早吩咐為何業已行出，又有悔心，頭裡既把欽差重打了一頓馬鞭子，衣衫俱都抽爛，臉皮兒都打破，順着腦袋流血，後又把他因磨起來，單等天黑就要害他性命，如何又後悔要放他呢？如果要相面的放與不放，都是希鬆，要進是施不全前來私訪，要放了他，那禍可不小。那時我爺們想要逃生，萬不能勾咱爺們還是小事，恐怕大舅太爺罪也不輕，這是小的拙見，是與不是，還望舅太爺酌量而行。惡人聞聽喬四之言，到沒了主意，叫聲相公，你坐下，咱們商量商量。惡人說：「舅太爺只管放心，這點小事兒，交給小的，別管他是施不全，不是施不全，但等夜靜了，用刀把他殺死，大卸八塊，用口袋裝上，背到菜園子裡，扔在井內，就算完了。」賤咧明日縱有人來，我就說有個相面的先生，相了會子面出去了，不知去向，誰知就是咱家害了他咧。惡棍點頭說：「這也到罷了。」倘或他是相面的，明日可有施不全來，在咱景州下馬，我心裡有點子懷着鬼胎，怎麼說咧？我素日的聲名，在外耳聞，施不全受管閑事，萬一他要尋着我的悔氣，那却怎麼樣呢？雖說我有書字到京告訴你，大舅太爺求他，不論怎樣使个法子，懷了施不全，咧怎奈這水難解，近渴俗語說的好，未從水來先疊壩，無的說咧。相公，你再想个方法兒，自